

醫  
談

上

×

i 7

全三册

490.4  
Td-1

No. 1994

12 17

石井光致述

# 醫談

東都書林 千鍾房



富士川文庫

613

醫談叙  
不世繼  
以異俗  
於

道原於天地而造化行乎

其間人乃助造化之功者

也故三才之道一曰天二

曰地三曰人陰陽是謂天

之道剛柔是謂地之道仁  
義是謂人之道故君用心  
於上臣盡力於下蓋人有  
三量海也鼎也筭也海吞  
百川而不可溢也鼎容君

餼而不可泄也筭固不足  
以算雖然三者皆可以助  
造化之功矣余鄉有磯岳  
亭子德者性質溫順自少  
勵志弗墜父祖之業餘力

學文上師聖人下友羣賢  
孜孜不怠平時嘆僻邑之  
醫使病客多不得其死於  
是研究醫籍求術觀察以  
救窮民之疾有年于茲矣

曩與<sub>余</sub>大人共論辨醫道  
痛斥疾醫家之謬誤因著  
一書題曰醫談以贈<sub>余</sub>大  
人大人珍之大人已物故  
<sub>余</sub>承先志熟讀其書則大

有裨益。所謂可以助造化之功者。其在斯矣。誠可謂仁之術哉。余因請石氏欲與之書肆。而鑄之梓。以公于世。以視同志也。石氏不

可曰。管見寡聞。井泉之鮒。不可以放於江河。此書豈足播於海內哉。余曰。勿固辭。乃遂加校正。與貿鋪也。冀使世之志于醫術者見

醫言序  
之覽者果能精思密索則  
其大有裨益於醫術也必  
矣然則助造化之功者果  
豈淺淺乎乃書以為序  
文政十三年春二月下旬

毛山 金子勵卿識



醫談序



子德非醫而遠於醫學非  
近世凡醫之可企及也其所  
著醫談一書辨晰醫學之  
源流確有明據矣嚮者京

醫有吉益為則者其人本不  
學無文所讀纔不過張仲景  
傷寒金匱數書而其不能  
悟解者恚斥為後人之摠  
入至其所自撰動輒引周禮

以立言不知周禮偽書不足  
據信也夫醫法之古者莫  
如春秋傳所載秦醫和之言  
焉仲景之書悉與之符而為  
則淺陋不能讀春秋傳其



醫言  
序  
誤解傷寒者。率皆坐此耳。  
故其於治病。狂暴無率。使  
人多斃於非命。悲夫。至今  
世醫。眩惑其詭辯。簡便其  
疎漏。妄投峻藥。同人命於

塵芥者。往往而在。可勝歎哉。  
子德諄。詳辯。使讀者怡  
然解頤。則其有功於醫學。  
比之武功。堂之之旗。正之之陣。猶  
台穆公伐淮夷。裴晉公征淮

西鋒銳之所觸莫不靡碎  
焉子德遠寄此書示余序  
之醫雖小技乎性命之所  
係莫重焉余嘉子德之有  
功於斯民殆不愧古名將矣

欣然序而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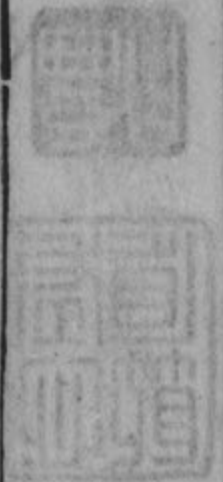
天保歲次壬辰仲冬

伊豫長野確撰



藤森大雅謹書

西晉劉劭之所著大醫經書



之書形貌與世所傳者異

氏劉劭志士所著也

所著者與世所傳者異



醫談卷上

世所及古毛山磯岳

集龍巖對毛山蔭羽室

世錢習中對無懸木素

余鄉有金子昌伯者世業醫頗通於和漢

之醫籍一日來而談話余問曰余聞

本邦醫道由來尚矣上世大已貴與少彥

名命戮力。為蒼生定療病之方。後百濟國

王。貢醫博士。欽明天皇十五年漢土醫籍。傳播益

多。良工輩出。術作撰述。亦復許多。和氣廣

世。延曆中。撰藥經大素等。曾孫時雨。任典

藥頭。然後二百許年。有丹波康賴。和氣丹

波兩氏。古今稱比扁倉。子孫世其業。以至

于今矣。其他傳記。不暇枚舉。其後海內騷

擾。文物壞亂。不特治道之弗若古也。醫道

亦復然。而慶元已還。海內昇平。祖述岐黃

氏。著作者往往有之。然雜學無術。鮮實得

治療之要者。近世有唱復古。尊長沙氏者。

然余未知其說之當否也。金子曰。長沙氏

極治療之奧。以著傷寒論。醫道之秘備于

此書。言益為國。指其昔。總曰。於其

本邦吉益氏獨能極其旨。余曰然雖然其過失亦益多。夫世俗之所謂後世家者其氣象溫順而其於治療亦有效驗。古方家之流多使病客不得其死。金氏曰東洞氏有言曰醫者盡人事待天命者也。余曰何乎。盡人事待天命者是非庸醫之所可言。非觀玄冥察幽微者其孰能與於此。若夫

觀玄冥察幽微者唯存於其人矣。金子曰足下非醫生何足與議。余曰然余固非醫生雖然近世庸醫多使病客不得其死者矣。余嘗為之歎息蓋包羲氏觀察天地神農氏嘗百草以明其能毒後世聖人繼興明天理設法制命官吏斷爭訟故若有神職與浮屠訟者官吏亦得聽斷焉。余雖非

醫生亦試斷其是非。豈不可哉。夫道者一貫天地。而人者原於祖。故其人存而道在於此。則觀察是非。苟天令余具耳目。余以書籍焉。諷諭余。以順逆焉而已矣。凡人長而無觀察。則猶無日月于天地焉。設雖有觀察。無借日月之明。則何以乎物亦分。繫辭所謂原乎天者親上。原乎地者

親下。天經或問曰。萬物之原出于天地。其序曰。人者天地之心。人不盡人。而委天乎。人不明天。烏知所以自盡乎。不通數象。烏知天人之本一。而享秩序之不亂乎。亦竹軒序曰。讀此書者。人人知天道與己性。同出一原。而使其敬天尊性之心。不少懈焉。則有補於世教之書也。余喜西川氏家世

之美書以贈焉。元史曆志。宋濂曰。知作能術。前代諸人。為法略備。苟能精思密索。心與理會。則前人述作之外。未必無所增益。神書曰。人者天地與同根。相書曰。人者小天地。此可以見道者一貫天地。而人者雖原於祖。亦基根於天地也。由是觀之。秦之醫和。診察晉侯。以知其臣不諫之過。為逆

臣之道。其言曰。良臣將死。是可謂盡人事矣。漢魏以降。唐宋元末。至清初。諸說紛紛。無復公論。乾隆諸儒曰。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

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

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

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

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吳澄攻

駁經文動輒學脈旁分攀緣日衆驅除異

已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

不遷及其弊也黨如論語集註誤引包咸夏瑚商璉之說張存中

四書通證即闕此一節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國風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

以為非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

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

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任之末派皆空談

臆斷考證必疎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

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

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要其歸宿則不過漢



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參摭衆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今論醫方亦宜取

以為法。夫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其說妄庸。未能畫一也。苟非參摭衆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則安得使其公理出哉。於此乎。金氏曰。足下之見識明斷。可謂竒矣。願聞其說。余曰。已為驩友。復何辭。近世有醫生。祖述扁鵲。憲章仲景。好立一家之說。以稱古方。見行其世也。上自非

王公下暨諸侯士庶皆以為得治術者矣。乃謂為希世之豪傑。古方之木鐸。以余觀之。未得治療之要。而有其過矣。何也。曰。余嘗觀夫醫之所為。已誤其湯劑。以與諸疾。客將死也。乃曰。命也。非醫之所掌。盡人事。待天命耳。亦謂其子弟曰。病者風寒水。三毒之外。無有別種焉。治療亦汗吐下和之外。無有別方焉。是以剛僻庸醫。誤信其說。惑亂世人。以損人命者。亦實居多。今也名之。謂固方可乎。余為之長大息者。有年于斯。蓋剛僻者。必不得其死。又使世人不得其死矣。昔時桀紂。性質剛僻。能好淫姦。以不得其死也。而其禍延及臣與九族。咸不得其死也。夫剛僻不顧者。猶敢入炎火之

中焉得不燒死哉。是剛僻者，不得其死之徵也。苟使人不惜生命，則何待醫藥。已欲全其生，而得其死也。是故用醫藥，欲全其生，而不惜其生，非全生之道。森羅萬像，一貫天理矣。故生于宇宙之間，安有不惜其生者哉。金氏曰：然則死節者何也。對曰：夫事君死節者，義在於守死善道。是君子處

變之道也。是君子非常之事也。處于非常之事，則死于非常之事。是所以賢人君子之全人道也。且夫混然一物，開成謂之天壤。照明天地，謂之日月。形而上者，謂之道。在宇宙間，形容顯著者，謂之萬物矣。蓋萬物之中，有口穴眼耳四竅，而養生者，無非男女者矣。已有男女，則不能無好惡喜怒

哀樂矣。唯過其情，故淫僻。為人淫僻，則必不中實。故及其一過度之時，當天之六氣，則必生六疾。故自岐黃氏已降，有太素甲乙脈經、本草素問、難經、鍼經焉。而後至後漢，有張氏之金匱傷寒論。從是已還，華佗有中藏經。晉王叔和有金匱要略。唐孫思邈有千金方。元李東垣有十書。朱丹溪纂

要心法附錄、口訣。明李時珍有本草綱目。張介賓有本草正編。蘇命方腫脹全集。清汪認菴有本草備要。朝鮮許氏有東醫寶鑑焉。若本邦，則有大村直福治療記、物部廣貞攝養要訣、升卷、菅原岑嗣金蘭方五十卷、和氣廣世藥經、丹波康賴醫心方三十卷、小

野藏根大素經三十卷。安部真貞出雲廣  
貞等大同類聚方百卷。又廣貞難經開委  
一卷。大醫博士源輔仁養生鈔七卷。掌中  
方一卷。或倭名本草。梶原性全萬安方五  
十七卷。一日六卷頓醫方十卷。細川勝元靈  
蘭集等焉。雖不可殫信。要之豈皆無二三  
策之可採焉者哉。參摯用舍。唯存於其人。

矣。古昔所謂良醫者。考記傳所載。左傳曰。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

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惑疾非鬼。非食。

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也。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不匡救君過。逆臣之道。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

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

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於是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於是

煩手淫聲，惛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

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

不可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失節。則生疾

注○傳之舍訓為留。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

也。非以怡心也。為心之節儀。天有六氣。謂

陽風雨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

陰陽風雨而主。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

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淫生六

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害。六氣曰陰陽風雨

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

四時得五過則為菑。陰淫寒疾。寒過則

淫熱疾。熱過則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雨淫

腹疾。雨濕之氣。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宴寢

為洩注。

明淫心疾。

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

女陽物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

言晦時。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

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

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

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

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

改改行以救蓄。

必受其咎。

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

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云主將死。趙孟

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沈沒於

嗜欲於文皿蟲為蠱。

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

穀之

飛亦為蠱。

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

在周易女惑男。

風落山謂之蠱。



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

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

皆同物也。物猶趙

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亦漢志曰。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由是觀之。醫道雖少技。亦可以通於治道。且夫醫而得其要。則上自王公。下至庶人。各使得其死矣。今夫彼庸醫之徒。雖為得治術。

者。不能診脈。唯按腹據證耳。雖曰定方。實不能得其當。下焉者。十八九。遂令病客不得其死矣。過孰大焉。又東垣丹溪之技流。世俗謂之後世家。余聞脈訣出。脈經隱。蓋脈訣者。過鑿失原。猶老莊之過說自然也。泥自然。失人道矣。河東王世相曰。診候之法。不易精也。軒岐微蘊。越人叔和。撰難經。



脈經猶未盡泄其奧。五代高陽生著脈訣。假叔和之名。語多牴牾。辭語鄙俚。是其脈訣見行。源流益別。茫然無所用意。雖然。本邦昇平以還。文獻日盛。良工輩出。有德本道人。岡本一抱子。北山壽安。原尚菴。名古屋玄意。野間三竹。長澤道壽。中山三柳。岡本為竹。香川太仲。山脇道作。吉益周佐。

獨嘯菴也者。雖各有所得。亦不能無所失也。今觀醫和之所論者。原于天地。而藉六氣以生六疾也。其論可謂盡矣。為則謂以疾三毒。治療汗吐下和而足矣。豈其然哉。若夫欲知醫道之為醫道者。必可觀察醫和之論矣。若夫欲得治療之當。莫若診察六疾之因根焉。若夫欲診察六疾之因根。

者籍大浮數動滑沈瀋弱弦微以可貫通  
玄冥幽微矣若夫欲貫通玄冥幽微者唯  
存於恒德之人矣故語曰子曰南人有言  
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  
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蓋巫者所以  
事於鬼神而醫者所以盡人事使人人脫疾  
病苦難不遇於非命也是故雖少技其德

非恒久而不息者其孰能與於此夫德者  
非老莊之所謂道德矣德者惠也惠澤延  
及乎衆人謂之德矣其德恒久而不息則  
謂之有恒之德矣故其所行其所為可咸  
以接於鬼神鬼神不違盡人事不違於鬼  
神不違於鬼神則不違於天地與人道不  
違於天地鬼神人道則無承受羞恥者無

承受羞恥者。則其道盛也。其道盛。謂之德矣。故繫辭曰。德謂盛也。是故聖人之德。與老莊浮屠氏之德。天地懸隔矣。抑老莊之道德者。泥乎自然。人道頽敗。貴賤混淆。秉彝滅息矣。是以荒亾仁義。天下歸亂。使天下歸亂。則其孰能治焉。是故當時聖人治天下。以文武焉。以文武焉。則文獻備焉。文獻備焉。而後使技藝足述於斯乎。天下之事業畢矣。若夫使老莊浮屠氏治天下。國家則或無尊卑差等。或三界無菴。而棲樹下石上。以使衆人順準。則韓子所謂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所謂求寂滅。則將使天下盡無人種也。若夫使天下盡無人種。則三才虧一。三才虧一。

則天下盡為不毛地。天下盡為不毛地。則何益之有。故清乾隆帝。四庫全書叙次。以釋家道家為別教。曰。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臯陶。則寇賊姦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民國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而生

死繫焉。神農黃帝以聖人為天子。尚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游藝亦學問之餘事。一技入神。或寓道。故次以藝術。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觀。

者也。詩取多識，易稱制器，博聞有取，利用攸資。故次以譜錄，群言岐出，不名一類。總為薈粹，皆可採摭菁英。故次以雜家，隸事分類，亦雜言也。舊附於子部，今從其例。故次以類書，稗官所述，其事未矣。用廣見聞，愈於博奕。故次以說家，以上四家皆旁資參考者也。二氏外學也。故次以釋家、道家。

終焉。夫學者研理於經，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餘皆雜學也。然儒家本六藝之支流，雖其間依草附木，不能免門戶之私，而數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與經史旁參。其餘雖真偽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即不合於聖人者，存之。

亦可為鑒戒。雖有絲麻無棄管蒯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在博收而慎取之爾。是其所以為聖人之道。與老莊浮屠氏之道。天地懸隔。可以觀矣。故醫道者。雖小技。令衆庶救疾病苦難之最第一也。譬猶大旱祈雨。嬰兒慕乳母矣。故德惠盛大。恒久不息之人。任焉。聖人之言。赫赫乎。為萬世之標準。

矣。故欲為醫業而養口腹者。而任焉。則悖戾聖人之言。悖戾聖人之言。則其人何足取信。且夫醫和者。明其道。以知天下國家治亂存亡。明君臣道。以知無病良臣將死也。當今也。令視病客。則不診脈。徒以按腹。其言曰。據證與方。萬病一毒。治療寒吐下和。今夫觀所與方劑。則十八九下。遂使衆

人陷非命也。其言曰：命也，非醫之所掌矣。醫之道，盡人事，待天命耳。何不達於術，而善盡人事，其術不達，則欲盡人事，何可得？是其所以使陷乎非命也。故聖人曰：人有三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而已。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上忤其君，嗜欲無厭，求而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皆非造物之舛也。謝肇淛曰：聖人之貴知命者，謂安命不趨利避害也。今人之欲知命者，求趨利避害，是不謂之知命，而謂之逆天也。由是觀之，寢處不時，乃醫和所謂內熱惑蠱之疾是也。今所謂腎虛，飲食不節，乃醫和所謂腹疾是也。

當今所謂食滯。或留飲。或水腫。或疝氣。或脚氣。使勞過度。乃醫和所謂心疾。或寒疾。或熱疾。或末疾者。是也。是其周流六虛。而源六疾。其變化不可窮也。然而彼徒以萬病一毒。與瑣瑣方法於疾客。焉得實治當方乎。焉得盡人事乎。然則何不謂之非命乎。夫人將恃醫藥。各得其死矣。然而不能

救之。却而與萬病一毒之方。致不得其死也。是譬如右癘左疝矣。豈除其癘乎。然罕有可治者焉。是所謂幸而治者乎。何謂諸術達與當方。盡人事待天命。自古昔興為其人者。則天地不可變化焉。鬼神不可災眚焉。人心不可觀察焉矣。是蓋此三者。兼備。則天降之幸矣。抑又德惠盛大。恒久不



息也者。與藥不知貴賤。不知賚謝。主以德惠。故診察疾病。則天助之。神祐之。已以知之。是故可為醫生者。先務知診察。後學知六疾。溫六疾。因知萬病別。當以與實治。當方矣。設恒德惠者。神明助之。鬼神祐之矣。是聖人所謂無恒德者。不可以為醫者也。之所以亦如斯。是以醫道雖小技。真聖人

之道。而實仁術也。豈夫可忽哉。於此乎。金氏欣欣然。謂余曰。善哉。足下之言。可謂至矣。是按六十一難。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巧。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皆醫之不可不用心者也。足下之所說。盡兼備焉。其說

言  
極當矣。况足下之行，異乎常人。孜孜勵恒  
產，餘力學文，夙夜無懈，好救人之急，是以  
天助之，神祐之者乎哉。嗚呼！足下之卓論  
也。近世稱疾醫家輩，惡能及於此。抑又問  
足下，夫東洞醫斷曰：古人謂醫為司命官  
者，蓋本諸扁鵲之言，是不知者耳。扁鵲  
之言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是謂

雖司命，而不謂已為司命也。可以見已足  
下然乎，不然乎。冀聞其說。余對曰：為則辨  
之曰：夫死生有命也。命者天之令也。孔子  
之所罕言，諸子之所不得聞也。醫如夫命  
何。蓋醫者掌疾病者也。謂掌疾職，則可矣。  
謂司命官，則所以誣扁鵲惑來學者。莫斯  
為甚矣。學者思諸。余曰：此義少似大異。何

醫言  
卷之十一  
曰。校之史記。則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

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居腠理也。湯熨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治也。

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疾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為帶下醫。過維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為耳目癢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大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也。使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余由是觀之。六不治者。是皆非非命乎。夫非命自取之也。雖良醫。何益之有。或六不治。無有一者。而雖與湯藥。不治者。可謂之醫之過者乎。此故良

醫良工。知治不治。以可施治療矣。違諸。則何謂之良醫良工。且夫桓侯之疾。使至無奈之何者。是桓侯自取。使至骨髓也。聖人之所謂非命也。人自取之也。其此之謂乎。若夫桓侯信扁鵲之言。以受治療。則可治矣。然則命也。非命也。人自所立。而自善立性命。則善天命降也。自惡立性命。則惡天命降也。是桓侯自立嗜欲之性命也。故非命。而病共殺之。是嗜欲無厭之所致也。抑又其疾將治。治之。將不治。不治之者。可謂之良醫矣。然則可謂之司命官也。庸醫之徒。亦安得為司命官哉。然則醫斷之說。未必足信。如此者也。金氏曰。較足下之所辨與醫斷。則為則雖唱復古。亦復不古矣。冀

辨彼醫斷遺稿與共謬語。故余較之聖經賢傳。以談以書。與金氏如左也。  
○醫斷曰。死生也。自天作之。其唯自天作之。醫焉能死生之哉。故仁不能延。勇不能奪。智不能測。醫不能救。唯因疾病致死。非命也。毒藥所能治已。蓋死生者。醫之所不能與也。疾病者。醫之所當治也。故先生曰。盡

人事。而待天命。苟人事之不盡。豈得委於命乎。是故術之不明。方之不中。而致死者。非命矣。執古之方。體今之病。能合仲景之規矩。而死者。命也。質諸鬼神。吾無愧。爾世醫動輒預定其死生。彼其意。謂斃於吾手。則害于名矣。聞有一二中者。益信其臆。不爽也。夫察聲氣色。眡其死。周官所命也。豈

不可乎。雖然。察之以臆。眠之以臆。使其生者。輒編之鬼籍。恕乎束手。以待其斃。是豈仁人之用心乎。故既眠其死。猶且盡吾術。以望其或生。古之道也。然而不生。然後可謂命也已矣。唯重其名。故唯眠其死。不能忘死生於執刀圭間。所以惑也。唯重其仁。故唯眠其生。所以世醫所謂死者間有起者也。故曰死生者醫之所不與也。

余曰。然。雖爾。較此文於當今之醫。則孰能得其術。孰能知其病。孰能執古方。孰能合仲景之規矩。能盡人事。以使病客終天命之死哉。夫自古昔聖賢良工者。鮮矣。戇愚庸醫者多矣。而所以不能奈之何也。果若彼言。則猶舍聖賢良工之

行而取贗愚庸醫之行也。故當今稱疾  
醫家者，放毒藥於病者，病者死，則曰命  
也，非醫之所與焉。若夫天下之醫盡為  
良醫，則可。苟非為天下之良醫，則何以  
合仲景之規矩，豈其天下之醫盡為良  
醫哉。此其使病者為非命之徵也。故余  
憂良醫良工寡，患庸醫野巫醫多矣。且

彼說脈也，教其徒曰：先證而不先脈，先  
腹而不先證也。然余贗愚而固非其業，  
足利驛有忠四郎者，其父病痢，既已三  
旬，齡越七十，日夕下利，五十餘行，殆將  
死，時其弟在江都，一夕遣人走告，余於  
此乎，先脈後腹，曰：勿歎息，湯藥必愈。乃  
與湯藥，後往視之，果如其言。其弟初見



曰父之生死必在公幸得再甦余亦頃日痰喘願診察余診之曰病重於老父不治將危因與藥未服也後二日發足利驛將歸燕都行五里余至于武州忍領四鄉村忽吐血雇轎歸于燕都使醫七人交與藥不起而遂死時享年二十八其父今尚盛壯由是觀之診脈之義

未必能無也其它雖多効驗不暇枚舉棲心於脈診察於腹則不待余言而可知矣何為脈不足以證乎若夫為醫者安可欺哉徒不棲心於脈不診察於腹者豈足與論乎○為則腹候曰仲景曰隨證而治之宜取古法而求其要矣

古余曰。然而知其證者。醫之術也。蓋達其術者。或觀病客。或察病證。可以知其所疾矣。是其不則脈法。則何以得知焉。故史記太倉公曰。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懸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

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若夫欲達術者。觀病客。察病證。知以其所疾者。先博學醫。後約知取舍。

而後可行躬於聖人之旨矣。然而取舍行藏，人人客客，存於其人矣。是可知自古昔所以有脈法也。○醫斷藥能曰：諸家本草所說藥能，率多謬妄。故先生壹皆考信於仲景云。參觀其方，功用可推也。今舉本草所載，不合仲景者一二，如人參、治心下痞鞭，而彼以為補氣，石膏已渴，而彼以為解熱，附子逐水氣，而彼以為溫寒，其相齟齬者，大抵為爾。

余較二說，異其說而同其能矣。人參以為補氣，補氣故循還氣血，循還氣血故治心下痞鞭矣。石膏以為解熱，解熱故已渴矣。附子以為溫寒，溫寒故水氣退矣。是所以異其說而同其能也。蓋後世

家所說欲求疾源復失穿鑿疾醫家之所說欲就疾流復過易簡也抑後世家略觀密察是其失略過密矣疾醫家密觀略察此其過密失略者也不依幹而依枝葉惡得無失乎詳幹枝而後足以幹事業矣

○為則治法曰治有汗吐下和是也是疾

醫家之說也

余案此說止說其原而已若夫實為然則各二三方而可以治諸病焉雖金匱傷寒論衆方凡可用之方纔不過于十方而已矣其它盡可為無益之方矣然則仲景何為舉衆方乎為則亦何為撰類聚方乎然則古人皆舉無益方使後

醫言  
卷三  
學疑惑者乎。夫人者活物。而生疾病矣。生疾病於活物。則疾病亦活物矣。是以其變化千態萬像。不可得窮也。而限治方汗吐下和。則治法亦固死物也。然則以瑣瑣死物治法。欲治活物千態萬像。不可得窮之疾病。安得能治哉。而况於習游學懶之徒乎。

○醫斷攻補曰。醫之於術也。攻而已。無有補矣。藥者一乎攻焉者也。攻擊疾病已。內經曰。攻病以毒藥。此古之法也。故曰。攻而已。精氣者人之所以生也。可養以持焉。養持之者。穀肉果菜耳。內經曰。養精以穀肉果菜。不曰之補。而曰養。古之言也。蓋雖穀肉果菜乎。猶且難補之。而况藥乎。豈人力

醫言  
卷上  
之所能也哉。故曰：無有補矣。後世並論攻補。岐藥二之。專為補氣之說。曰：病輕則攻之。重則補元氣。若強攻之。元氣竭死。夫藥者一乎攻焉。豈得能補之哉。元氣果可補。則人焉死。妄誕特甚矣。

○蘇余曰：雖似有其義可取者。而多非也。夫穀肉果菜。雖養之。其度量少過。則生病。

大過則死。亦雖無疾焉。食毒藥。則死。不死復大病也。又農夫耕作以糞。糞過度。則枯。是其養之却失其義。是其藥疾却斃其人。是故史記太倉公傳曰：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不洩者。不可服。

五石為藥精悍也孟公服之不得數洩亟

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

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

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

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

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

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

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

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

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

矣辟猶聚也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

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

陽陰病益衰陽病著邪氣流行為重困

於俞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

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此乳房上骨名也

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

習文理陰陽失矣可觀剛藥攻擊之令

人不得其死矣嗚呼哀哉今庸醫以悍

齊攻擊假令猶殺以刀圭不以白刃幸

免其戮故為則所言一乎攻者余不敢

取且夫補之為言也助也益也蓋萬物

未必能無補助故繫辭曰天之所祐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

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漢書董仲舒傳曰武帝言曰所為屑屑

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又

仲舒曰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

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



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祭然復興。豈夫補之義哉。人心不同。故人面不同。草木金石。鱗介禽獸。各異。故能毒。又不。同。何不特人心不同。人面不同哉。其以人心不同。或有善惡焉。或有強弱焉。或有壽夭焉。是其所以能毒不同也。是以有毒焉。有補焉。有溫焉。有寒焉。猶仁者

必有勇。勇者必不仁。智者必有勇。勇者必不智也。是其所以有毒焉。有補焉。有溫焉。有寒焉也。是故聖人組衆能毒。定衆方法。以使救疾病也。此蓋聖人所以定衆方法也。彼所謂萬病一毒。則何聖人制衆方。治衆病。傳衆方。惑衆人哉。學者其思之。其思之。是故溫柔之藥。猶仁

心惠澤也。且夫柔能禦剛，剛能制柔，是以剛藥悍齊，猶智勇攻擊矣。余未聞仁心惠澤之害人壽矣，未聞智勇攻擊之益人壽矣。未聞百草盡為毒矣，未聞鱗介禽獸盡為毒矣，何盡為藥毒乎？若夫盡為藥毒，則穀肉果菜可盡為毒焉。夫醫道者，仁術也。以仁術與人之急救人

之疾苦，此其所以醫道之為仁術也。抑溫也可知益萬物矣，其故何也？曰：語曰：夫子溫良恭儉讓。又子曰：溫故知新。夫溫良之溫也。皇侃義疏曰：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孔子但見

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亦溫故之溫也。皇侃曰。溫燂也。又燂煖之義也。是皆言柔火溫和之德也。是以聖人尊溫良也。故自王公暨衆庶。要溫和則無有一不治者矣。是故要溫齊則可治萬病之原也。治萬病之原。則諸症自治矣。若夫四肢厥冷。則宜溫齊矣。蓋人之將

死。要手足厥逆矣。故活人常溫也。死人常寒也。故論曰。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通脈四逆湯主之。通脈四逆方。甘艸附子乾薑。是其活人常溫也。死人常寒也。要溫齊則可治萬病之原。

也。君子思之，則其治過五六矣。

豈亦甘仰制于尊盤具其於人常屬也  
 味五道不出血相四數於五之脈脈四  
 其入函亦也意期讀定其學定即脈在  
 按精者其熱數脈熱熱良天不惡寒  
 常寒也若儲曰少食亦不降氣難裏寒  
 又無血矣若若入常脈也天入

醫談卷上

